

幼真和幼真

两个同名同姓女孩的故事

治愈系

(韩)

李琴伊
千太阳 著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宛若双生，一朵灿烂如花，一朵坠堕似雨。



人的一生中，伤痛不可避免地发生，而伤痛不是改变人生的必然因素，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要放弃爱自己的决心和勇气。
『爱自己』才是治愈伤痛的最佳良方。

幼真和幼真

两个同名同姓女孩的故事

治愈系

(韩)
李琴伊
千太阳 著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6-2011-214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幼真和幼真 / (韩) 李琴伊著 ; 千太阳译 .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2011.7
ISBN 978-7-5382-9352-4

I. ①幼… II. ①李… ②千…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50193号

유진과 유진 Yujin and Yujin

Copyright ©2004 by Lee Geumy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2011 by Shanghai Xiron Media Co.Ltd.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Prooni Books, Inc.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and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幼真和幼真

Youzhen he Youzhen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20千字 印张: 7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 璇

责任校对: 刘 琛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版式设计: 熊琼工作室

ISBN 978-7-5382-9352-4

定价: 25.00元

目录

装作不认识我
001

总是说认识我
014

我们的春天
022

因为一次失误，我的人生
摇摇欲坠地悬浮在高空的钢丝上
034

花谢的地方生长出的绿芽是花朵的眼泪
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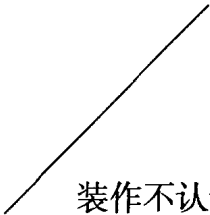
难道不应该打开那个箱子吗？
056

我想离家出走
066

想砸开我的头……怎么办？
082

活着
083

在我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094
你，没什么事吧？	107
在陌生地方的她	120
地下的伊卡洛斯	131
希望这一切是一场梦	145
火车开向何处	165
另一个我	183
大海的伊卡洛斯	199
作者采访	216
两个同名同姓女孩的故事	
幼真和幼真	



装作不认识我

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学校那尘封了一整个假期的走廊里从头到尾都弥漫着灰尘的气息。不过，在孩子们的喧闹声中，这种气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孩子们的喧闹声像是数千只喜鹊啾啾齐鸣一样，几乎可以把学校的屋顶推向蓝天。

开学仪式结束后，孩子们从操场上涌进教室。奇怪的是，在他们的脸上几乎找不到如初升的太阳般天真烂漫的模样。孩子们穿的校服袖子已略微磨损，裙子后面也磨得隐隐发光——也许正是这种模样恰好提醒

人们，此时孩子们已经升到了初中二年级。如今，孩子们再也不会被跟这所学校有关的任何鬼故事和传说吓到，对老师们的警告也开始变得充耳不闻。不得不说，在这所学校里，他们都成了老将。

当然，这些孩子当中也有我和素罗。只是一年的时间，我们都长大了，个头变得比以前高多了，校服自然也不再合身。应该说，我们大家的校服都已经显得太小了。尤其是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个子猛然间变得高多了，爸爸总会露出灿烂的笑容对我说：“我的女儿就像一棵小白杨一样，长得可真高啊！”每逢听到这话，妈妈就会有些挖苦似的回应：“个子高有什么用？离懂事还差得远呢。”或许妈妈是因为自己的儿子亨贞的个头比同岁的孩子矮一些，她总觉得不甘心吧。亨贞这小子动不动就嘲笑我，说我是个“大个子”。每当这时，我也会不甘示弱地反驳说：“你这个小矮人，在我把你打倒之前，你最好给我躲得远远的！”

“幼真！听说我们的班主任总会留很多作业。”

不知什么时候，素罗已经通过短信从她的姐姐那里打听到我们新班主任的情报。她的姐姐今年刚从我们学校初中毕业，现在已经读高中了，今天也在参加开学典礼。从小学六年级开始直到现在读到初中二年级，我和素罗一直都在同一个班级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我小学五年级的寒假，我们家搬到了现在所居住的小区。虽然非常舍不得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但是决定权不属于我，我不过才

十二岁。爸妈靠房贷买了新房，但又因为手头缺钱，所以只能把原来居住的老房子出租给别人两年。我不止一次哀求爸妈等我小学毕业以后再搬家，然而他们总是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还说为了我上初中更方便些，当下就是搬家的最佳时期。

我对新的学校没有任何感情，一直让我念念不忘的，是我曾经就读了五年的学校，学校的景物，学校的同学、朋友、老师，种种回忆让我难以割舍。这时，新学校里唯一走进我的个人世界、成为我的新朋友的人就是素罗。小学毕业后，我们两个幸运地进入同一所中学读书，更幸运的是，我们居然被分到同一个班级里。在各自的家中，我是两个孩子中的老大，而她则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素罗的哥哥今年刚上大学，姐姐则刚上高中，因此素罗对世界的了解要比我们深入一些。她一直梦想能够成为一位小说家，所以读了很多很多书，自然知道的事情也比我多，特别是对男性的生理特征，我敢肯定她对这些的了解比学校里那几个“小混混”知道得还多。我呢，对这方面的了解仅限于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曾在技术与家庭课上学过的知识，仅仅知道青春期的青少年身上会出现某些变化。

当我们对男生们遗精、第二次发育等知识如饥似渴地倾听时，素罗却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好像她已经是养大了三个子女的妈妈。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把比自己个头矮的素罗当成自己的姐姐一般。还有，自从寒假之后，素罗的胸部和臀部都开始悄悄地发育了，与瘦得干巴巴的

我相比，她看起来成熟多了。

此时的素罗正在专心致志地给她的姐姐发短信。我之前说过，我有一个弟弟，他今年已经十二岁了，不过我和弟弟之间总是没有共同语言。我一直都非常羡慕素罗，尽管她和姐姐也会为了衣服和包包、鞋子等事情吵吵闹闹。

在开学典礼上见过的班主任这时走进教室来了。老师把文件夹放在讲台上，之后就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金晓英。”

跟我的名字李幼真一样，老师的名字也没什么个性，她的相貌也普普通通。对我来说，这位教我科学的二十多岁的女老师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唉，第一印象就这么平淡，今后要是我发现她一丁点儿的缺点，我就会讨厌这位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会留很多作业”无疑就是老师的一个致命缺点。

“我叫金晓英，负责教授大家科学这门课程。对于女生来说，这是一门不受欢迎的课，但是我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受你们欢迎的老师！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素罗带着一副出乎意料的表情轻轻地捅了一下我的腰。从第一印象来说，金老师的这几句话让我觉得这人或许还不错。如果她一开始就是一番说教的话，那她在我心中的形象就会大大扣分，这位老师躲过了这个禁区。老师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同学用粗犷的声音说：

“这挺简单的，您只要做到作业少留一些、考试题出简单一些、有趣的故事多讲一些就可以啦！”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真的吗？那我就尽我所能吧。现在呢，我们得先把学号定下来——请大家到走廊上，按身高来排一下队吧。”

我和素罗也跟着同学们一起走出了教室。不仅仅是我们班，其他班级的同学也为了排学号站到了走廊里面，走廊顿时变得拥挤不堪。不过呢，此时走廊里弥漫的可不是灰尘的味道了，而是十四五岁的少女们散发出的清新的香气。

为了能和素罗坐在一起，我必须得弯下膝盖才行。但是，按学号顺序排座位的方式只适用于老师能够记住全班学生的名字之前，之后排座的方式可就全由班主任一人决定了。但愿这位金老师不要滥用自己的权力，千万别按成绩的高低来排座位。

素罗是31号，我是32号。只要用眼睛一扫，就能看出在我们班里，比我个子高的同学只有一两个。初二年级六班32号，缩写成“2632”，从此这个号码就成了我李幼真这一年的代号，就好像是罐头瓶子上面的编码一样。我们又重新坐回到教室，按学号的顺序坐了下来。当然，其他同学也都像我和素罗一样，大家都把重点放在了友情上而不是身高上，所以座位前后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动。

老师一边确认学号和姓名，一边认真地记录了下来。就这样，我

们的出勤名单表就形成了。同学们只有在点到自己名字的时候稍微安分点，点过自己的名字之后马上又开始喧闹。由于太过吵闹，好几个同学被老师点了好几次名字都没一点儿反应。

我和素罗的学号靠后，于是我们俩就放心地聊起天来。在假期里，我们俩经常串门，即使不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会打开MSN及时沟通，时刻培养彼此之间的友谊。即使如此，我们两个人仍有很多没聊够的话题。

“32号！”

素罗先报上了名，之后该我了。第一次与老师对视，我尽可能地带着一副看起来非常谦虚、谨慎、纯真的表情报了自己的名字。

“李幼真，嗯？前面好像点过了。”

老师还没来得及看我那纯真的表情，就开始翻看手上的记录本。

怎么可能？同一个班级里竟然还有一个叫幼真的？这个的确不是常见的事情。自从开始上学之后，我已经见过几个幼真。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起名字就要起一个连外国人也不会感到别扭和陌生的名字，所以爸爸在多番冥思苦想之后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对爸爸的这种意愿没有任何意见，问题在于不只爸爸有这种想法，在我们国家叫幼真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我的姓氏也是非常普遍的李氏，所以这个名字更显得司空见惯。

我也不想迎合爸爸的期望而走向国际，我不能离开有东旭哥哥的这片土地。这么看来，仅仅使用于国内的我的名字，可以说是爸爸极

为失败的作品。你看，此时便是见证失败的最佳时刻。

“李幼真！”

老师重新叫了一遍这个名字，果然不出所料，前面有个同学和我同时喊了“到”。坐在最前排的那位同学为了看看和自己有着同样名字的我而转过头来。

虽然这个名字非常多，但同一个班级里有一个同学跟自己同名同姓，这样的事情还是头一次。那个“李幼真”瞪大眼睛看着我，在那一刻，我的心头突然涌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肯定在哪儿见过！是在哪儿呢？我开始搜索自己的记忆——李幼真……啊！我的脑子突然闪过一道亮光。对了！是有一个叫李幼真的，跟我上过同一所幼儿园呢。那时的她有着大而圆的眼睛，身体又瘦又小，看起来像个长不大的娃娃，她被人们称为小幼真，而我被叫成大幼真。那个小幼真现在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没错！我对这场意外的邂逅感到无比地惊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我至今还记得，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自己的眼睛不像小幼真的眼睛那样大。

“连姓氏都一样啊。那该怎么区分呢？是叫李幼真A、李幼真B呢？还是加一个编号呢？”

老师话音刚落，同学们就开始哈哈大笑起来。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可她似乎没有记起幼儿园时的我，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去。

也对，她有可能真不记得了，因为我现在实在是变得太漂亮了。最

近，亲戚们总对我说“你变漂亮了”。嗯，没错，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我自己安慰自己。

“就叫小幼真、大幼真吧！”

我不由自主地就冒出这句话来。小幼真再次转过头来看着我，我对她笑了笑，但她依然面无表情，兀自转过头去。

“行，这样也挺好的。小幼真，你觉得呢？”

老师问了问小幼真，她用表情表示同意。从此以后，这就成了分辨两个幼真的方法。定下分辨方法之后，我小声地对素罗说：

“素罗，小幼真和我是同一所幼儿园的！”

我想这个足够成为我和素罗之间的大话题。

“是吗？世界还真小呀！怎么这么巧，在这个学校碰到幼儿园的同学。你俩关系好吗？”

素罗这样问时，眼睛里透露出戒备的神色，可见她是想守住我们的友情。对于我来说，这是见证我们友谊的时刻。

“一般吧，她有点儿小公主毛病。不是总有些女孩子喜欢穿镶嵌着珠子的连衣裙和带蕾丝的袜子吗？她就是那种女孩子。”

可是那时幼儿园的男孩子们都想和小幼真结婚。还记得有一次出游的时候，我喜欢的尚民哭哭啼啼地要和小幼真牵手一起走。虽然是小时候的事情，可是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像是在伤口上撒了盐似的隐隐作痛，大概那个时候，便是我单恋旅途的开始。

“总之，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她是个很令人讨厌的女孩子？你们小学没在一起上吗？”素罗又好奇地问我。

“因为小幼真发生了一件事情……”

不知道那是算一件事情还是事件。那件事情被刊登在了报纸上，还在电视上播出，我们也被叫到了警察局。我没有继续说下去。

“事情？什么事？”

素罗的眼睛就像黑暗之中地鼠的眼睛一样闪闪发光。对于我来说，那件事情就像是小孩子膝盖上的伤口一样，明明受伤了，但就是不记得何时何地为什么而受伤。我跟素罗之间是没有秘密的，我们两个人都相信对彼此的了解程度和友谊的浓度成正比。但即使有友谊，我也不想从记忆中翻出那件事情来。

“不是什么大事。反正后来小幼真家搬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家也搬到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和小幼真到了中学竟然又被分到了同一个班……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吗？”

最先从那件事情的漩涡中脱身的是小幼真。她跟上幼儿园的时候差不多，没有多大变化，何况我们又像那时候一样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面，因此，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素罗停止了说话，她端正了自己的坐姿。老师已经结束了到40号为止所有的确认工作，她正用教鞭敲打着桌子。

“二年级可以说是三名兄弟姐妹当中的老二，老大呢，因为是家

中最大的孩子，所以会受到家人的关心和期待，而老三因为是最小的孩子，所以会得到家人的宠爱。可老二夹在他们之间，受上下两方面的压力，还要自己去争取父母的爱和关心。”

“老师您怎么这么了解呢？”

有个学生插嘴问了一句。

老师微微一笑，说：“因为我就是家里的老二。”

全班同学再次哄堂大笑。可老二也不会理解老大的痛苦，妈妈会以爱的名义用放大镜观察老大的一举一动，他们要忍受这样一种残酷的刑罚，这可是身为老二的人们所不能体会到的。

“我的姐姐也总是说这样的话，处处透露出不满的情绪来。”

素罗笑着对我说。老二们还真不会知道自由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一年级的学生因为是新生，所以会受到学校老师们的宠爱。而作为考生的三年级则会得到不同的待遇。相比之下，二年级得到的关心和优待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二年级对于在座的你们来说，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啊。如何度过这一年将直接决定五年后你们的未来。”

五年后也就是说大学，原来班主任也跟其他老师一样，处处想的都是学习成绩。刚刚对她有些好感的心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就像是为了上学而出生在这个世上的人，要是不上大学，而且是父母所期望的大学，我们就成了没有任何价值的人。

任命出临时班长后，老师给我们分配了需要打扫卫生的区域。给老

师敬礼后，我就走到小幼真的身边。我认为即使她不记得我，我也应该主动跟她打招呼，毕竟我已经认出她来了，打招呼可是人之常情。我相信她一听到小时候的名字肯定能想起我。

“小幼真！”

第一次叫她小幼真的竟然是大幼真，是我。同学们哗然大笑。小幼真用惊讶的表情抬起头来盯着我看。

“嗨，你不记得我吗？”

此时，同学们也在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两个人对话。小幼真依然是一副疑惑不解的表情，似乎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你小时候是不是在幼苗幼儿园来着？”

小幼真的表情依然淡定，到了这时，我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了。

“哎，好像不是啊。”

素罗拽着我的衣服说。我不甘心，声音开始带有攻击性了。

“你不是在燕子洞住过吗？”

小幼真的表情像是在听外语似的。对了，我又想起来了，有一次我还被邀请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呢，我去过她家。

“你过生日的时候我也去过你家，还送了美美魔术棒。难道你都不记得吗？”

魔术棒是那时候非常受欢迎的漫画主人公带的，只要是女孩子，谁都想拥有一根。我缠着妈妈给我买了一根，后来姑姑又给我买了一根。

正好碰上小幼真过生日，妈妈就把其中一根包装得像新的一样，让我送给小幼真。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小幼真生日那天，她妈妈把我叫到卧室里，问了我那件事情。

然而，小幼真还是没能认出我来。我渐渐觉得有点儿伤自尊，虽说之前我也没有想起过小幼真，但是当我看见小幼真的那一刻，许多记忆就像接二连三挖出的地瓜一样被拽了出来。然而，这些记忆却被对方彻底否定了。

“估计是你弄错了，我上的幼儿园叫儿童英语幼儿园。现在你可以让开了吧？我得去打扫卫生了。”

对于我的质问和同学们充满好奇的眼神，小幼真丝毫没有动摇，小声说完这些话后，她就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儿童英语？她以前在美国住吗？”

我听着素罗的话，看着小幼真那离去的背影发呆。

“幼真，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初中一年级时曾经在同一个班的仙珠问我。

“不是，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

“不是说是幼儿园时候的同学吗？那就是说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怎么可能一点儿都没变呢？”

不知道是谁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同学们就一边起哄一边散去了。我心情特别低落，就像是在考试的时候做错了自己明明会做的题目。